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四回 第十一節

忽聽有一位老者說道：「賈老七，你將老道抬舉的太高啦，他敢上勝宅來？他不來便罷，他要來了，我將惡道七星真人非宰了不可。」又有一人大聲吶喊道：「雜毛若來了，我將他腦袋擰下來！」孟二俠打了孟金龍一掌說道：「胡說，你也不怕挑刺兒礙著好肉？這裡還有諸葛道爺。」金龍說道：「我沒說我諸葛大爺。」聞文不表，單言劉雲的來由。劉雲自連雲山起靈回家之後，給姐姐僱了丫環婆子，仍回鏢局子與三太、楊香五等盤桓。這日劉雲正在鏢局子，就趕上歐陽二爺下請帖，勝爺家中辦喜事，黃三太等商議即時起程，劉雲遂將姐姐終身大事托付了黃三太、楊香五等。第二日黃三太等由江蘇起身，夠奔直隸莫州，劉雲回揚州邀請姐姐。劉公子來到自己家門，先到前院書房喝茶淨面，更換衣服，然後夠奔內宅，到內宅拜見姐姐已畢，姐弟談話。姑娘說道：「兄弟，你這又是三四個月未回家。」劉公子說道：「姐姐你要不在家，我一年二年，也不准回一趟家。我這次回家，為姐姐的事前來。」姑娘問道：「為姐姐何事？」劉雲說道：「姐姐，你的文武學比我都高明，古語說的好，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。你今年二十幾歲了，終身大事，尚未許字。我現在拜托黃三哥他們，乘著勝三大爺給勝奎辦喜事，當時的俠劍客有名的人物必能齊集勝宅，我托黃三哥將你的大事，托付勝三爺擇賢而配。我這趟來是接你去直隸莫州古城村勝宅，表面是行人情，暗中乘著這個機會，求勝三爺給姐姐作大賓。兄弟可不敢自己專主，特跟姐姐商量。」劉雲又說道：「論到求功名富貴，小弟是灰了心啦，我這一生，只可跟黃三哥在鏢局混碗飯吃，就算足矣。」鳳蘭姑娘聞聽，自己不覺一陣紅潮兩頰，低頭不語。劉雲一看，姐姐的意思是不言而喻，劉雲遂說道：「姐姐可不能誤六月二十八的日子，咱們明天就得起身，你帶著一個婆子，一個丫環，明天咱們起程。」婆子是由連雲山跟姑娘來的，在連雲山姑娘學藝之時，南俠用一根藤子棍指示姿式，俱都是婆子伸手搬胳膊彎腿，八九年的工夫，婆子也有點武術。姑娘將四隻箱子俱都打開，先將王靈給的細軟物件，包兩個包裹，姑娘心中思索：「這是我義父給的嫁妝之資，天倫留下的錢財，我不能動。此一去莫州，倘若婚姻成就，必然是古城村辦喜事，那時節我還能再回揚州取東西嗎？我這兩包裹細軟之物，出了閣也夠我夫妻一世之用。」這是姑娘心裡的話。將一切收拾齊備，帶好兵刃暗器，把勢套好了車，黃草驢子架轎，白馬長套，第二日一早，遂由揚州起身，夠奔直隸莫州而來。劉公子坐下白龍駒，馬鞍鞍上得勝鉤，懸掛翹尖式鋼刀，腰間纏十三節亮銀鞭，囊中藥喂的十二顆毒蒺藜，馬在車後跟隨。曉行夜宿，饑餐渴飲。這一日六月上旬，太陽大平西的時候，劉雲問道：「把勢，你說離古城村相近吧，此地距古城村還有多少路程？」把勢說：「尚有五十多里。」姑娘在車裡悶倦，掀開紗簾，叫道：「兄弟！你馬向前進，與車並行。」

劉公子右磕膝蓋一點馬前膀，嚼環向裡一帶，馬與車並齊，姑娘問道：「兄弟，你方才問把勢，此地離古城村多遠？」劉雲說道：「還有五十多里。」姑娘說道：「若是還有五十多里地，我們就不用趕路啦，你看天氣炎熱，牲畜身上通身是汗，咱們先進前邊那大樹林裡面，去喂喂牲口，人得休息，馬也得休息。」

劉雲說道：「姐姐說好便好，咱們進樹林去休息完了，然後咱們就奔平安鎮住店啦。」把勢將車趕人大樹林子內，姑娘打車上跳下來，扶著婆子的肩頭，在樹林內活動活動週身，姑娘遂向西北一看，有幾棵大樹，四外無人，姑娘小解一回，小解完畢，姑娘又奔南去。就聽西南樹林子裡有人說話，意思姑娘知其然，而不知其所以然，說的是：「老刷扭招盤拉把。」這句話就是：「師傅回頭看看。」「藏果架著海門。」這句話是：「老婆攬著個大姑娘。」「昏天必入托條窯，陛下去把一把。」

這兩句是：「黑了他必住店，跟下他去看一看。」姑娘知道這是江湖黑話，可不明白所以然，姑娘一聽，心中暗道：「好話絕不背人。」思索至此，遂叫道：「劉雲哪？咱們上店裡去歇息吧。」但姑娘可沒將此事告訴劉雲。套好了車，姑娘臨上車的時候，就見由西南來了一老一少，鬼鬼祟祟，姑娘知道，必是方才說江湖黑話的兩個東西。姑娘臨上車的時候，還獻了一手武學，臉向裡上的車，臨進車裡之時，姑娘一擰腰，來一個倒擰蘿蔔，臉朝外進的車裡。劉雲解下白龍駒，扣備安穩，揚鞭打馬，把勢趕起車來，直奔平安鎮去了，後頭一老一少，暗中跟隨下來，要夜鬧招商店。車到平安鎮西鎮店口，姑娘隔著紗簾一看，由樹林子跟下的賊人，也來到啦。此鎮店是東西的街道，南北鋪戶，就聽坐北裡有人喊道：「住下吧！掌燈啦，過了站就是莫州古城村啦，四十里地沒有店。」劉雲一看「高升店」，遂問道：「東跨院都有什麼房？」伙計答道：「三間北房，兩間東房。」劉雲道：「我們都住下，我們有家眷，住著為的是方便。」伙計道：「你多照顧了。請把勢向裡趕車吧。」

把勢將車趕進店去，姑娘隔著車簾一看，由樹林子裡跟下來的一老一少，在店門口轉彎呢。所有貴重的東西，劉雲與婆子向屋中搬運，粗物俱都由店裡伙計搬運，驢馬伙計飲喂好了。大約店裡頭對於車把勢，都是如此，臨到吃飯的時候，還敬把勢兩個菜，為的是下次再有買賣，店裡好壟斷。

聞文不表，車夫住兩間廂房，劉雲與姑娘住三間上房，一明兩暗，姑娘婆子在西暗間，劉雲在東暗間。伙計送來淨面茶水等，放在外間屋，有婆子丫環往屋裡取，要了吃食也是如此。

吃完飯，由丫環婆子將傢伙拾下來。大家歇息之時，鳳蘭叫道：「兄弟！你到這屋來。」劉雲到西暗間，姑娘說道：「兄弟你坐下，咱們是宦家兒女，明天到勝宅，處處要謹慎為是。」劉雲說道：「姐姐說的有理，那是自然。」鳳蘭又說道：「方才在樹林子裡，我聽有賊人說話，我可不明其所以。」姑娘就將方才在樹林子裡所聽的話，對劉雲學了一遍。劉雲說道：「那是江湖綠林的黑話，頭一句是師傅你回頭看看；第二句是婆子攬著一個姑娘，長的很漂亮；第三句是黑天他們必住店；第四句是墜下去看看。這兩個決不是好人。」姑娘聞聽，不由的害怕，說道：「今天咱別都睡覺，換著撥值夜，明天咱們到勝三大爺家中再歇息。由天黑叫婆子丫環值班，至二更半天換我值班，三更半天換你值班。由窗戶縫兒向外觀看，問把勢吃完了沒有，要是都吃完飯，叫把勢上門，咱們就不出入啦。」姑娘說完了話，打開小羊皮箱子，取出一個白玉瓶，上頭包好幾層紙，紅綢子裹白蠟塞口，打開瓶塞，倒出四粒藥來，說道：「兄弟你含一粒，我含一粒，婆子丫環各含一粒。」劉雲問道：「姐姐，這是何物？」姑娘說道：「這是在連雲山之時，義父配了一料藥，十年二十年不能走藥味，也不能泄藥力。義父曾說過，人不辭路，虎不辭山，倘若日後有出門的時候，觀店家有不可靠處，將藥放在口內一粒，邪味不入。」眾人將藥各含一粒，婆子點著一根香，將窗戶打上梅花孔，準備向外觀看。單言一老一少，老的是七星真人趙昆福，少的是採花賊張德壽，他們師徒跟秦義龍早已商議停妥，知道勝爺六月二十八辦喜事，趙老道又傳授秦義龍子午絕命毒藥箭，秦義龍早到勝宅，假意的行人情，暗中行刺，要害去了勝爺更好，如害不了勝爺，他們師徒臨事期三兩天之內，必然趕到，謀害勝爺一家老少。老道師徒後來了幾天，哪知秦義龍已被銀龍所殺？師徒在路上遇鳳蘭姑娘，張德壽是色中惡鬼，一見美女，他就中病啦，所以墜下姑娘來，也住在此店。老道師徒喝著酒的時候，遂向跑堂的說道：「你知道方才進來的那個車，是上哪兒去的嗎？」伙計說道：「那是姐弟兒倆，騎馬的叫做千里追風小俠劉雲，他們是上古城村給勝三爺行人情去。」跑堂的敬菜之時，問的車把勢，把勢就一五一十都告訴跑堂的啦，跑堂的不知老道師徒是賊，遂將此話告訴了老道師徒。跑堂的添完酒菜一走，張德壽咬牙切齒叫道：「師傅！你老人家聽明白沒有？原是我的仇人。這個劉雲小冤家，喪盡天良，當初是我兄長提拔為綠林道，他曾與我兄長在蘇州府開設福雲居，並作黑道的買賣，到後來他交結鏢行黃三太與蘇州府的官人，將我兄長在連雲山捉住並割了舌頭，送到蘇州府，我哥哥打了官司，殺於蘇州府。不共戴天之仇，此時不報，等待何時？可惜這個丫頭長的姿容秀美，不亞如嫦娥降世，先奸完了然後一殺，以報兄仇。」老道真有教訓徒弟之才，遂說道：「打量他們還能跑的了嗎？吃完飯為師幫助你做活。」張德壽滿心歡喜，師徒二人吃完了飯，將燈熄滅，紮綁停當，張德壽貪淫好欲心盛，等到剛過二更天，師徒將西跨院單間的門倒著關上，夠奔東跨院。來到東房上，影住身形，南京到北京，住店不熄燈，東暗間西暗間都有燈光，老道低聲叫道：「德壽，你可留點神，我看他們姐倆有點扎手。」

張德壽點頭，打房上縱下來，悄悄的來到西暗間窗戶外，打破窗戶紙，向屋中一看，就見蠟花有半寸來長，五十多歲一個婆子媽媽，寶藍褲褂，臥在板牀上，頭朝北臉朝裡。牀下靠東板牆有一個茶几，姑娘在茶几北面，玉腕托香腮，杏眼雙合。惡賊一伸手，由兜囊之中取出薰香盒子，捻螺絲蓋裝薰藥，用火折子引火將薰藥點著，上好螺絲蓋，將薰香盒子向窗戶孔中一遞，尾巴朝外，要拉尾巴放煙啦，自己一怔：「忘了合解藥了。」

這才又打兜囊之中取出一塊解藥，含在口內，然後才拉仙鶴尾巴。青煙向屋中一打，就聽板牀上婆子啊嚏一聲，張德壽又將薰香盒子仙鶴對著姑娘，使勁一拉仙鶴尾巴，薰了半天不見姑娘有動靜，張德壽心中暗想：「黑真真的發誓，雙眉緊抱，是個童女。」忽聽姑娘也打了一個噴嚏。惡賊張德壽將薰香盒子裝在兜囊之中，向東暗間一看，劉雲抱頭睡覺呢，賊人這才又取出薰香盒子，仙鶴嘴插在窗戶紙內，一拉仙鶴尾巴，工夫不大，劉雲也打了一個噴嚏。惡賊一看這分光景，真叫比死過去的人多一口氣兒。惡賊為色的心盛，先奔東暗間，將門門用匕首刀撬開進了屋中，打婆子的腳底下過去，先將蠟花打下來，端起燈來。對著姑娘一照，惡賊一看，姑娘素打扮，絹帕綳頭，一身藍，一雙軟底鞋，左腿搭在右磕膝蓋上。賊人看罷，將燈放下，賊人的意思，左手要擁姑娘的後背，右手要擁姑娘的腿。

方一伸手，離姑娘約有一尺多遠，姑娘抬胳膊，就吧一聲，一隻袖箭奔賊人頭上打去，賊人一低頭，這枝袖箭由賊人的壯帽前頭穿過去，稍微擦了一點皮肉，箭穿皮破，血隨箭流。這一箭，將賊人為色之心，打得赴於東洋大海。賊人急忙往外屋逃走，就看外屋劉雲掌中提著亮銀鞭，叫道：「惡淫賊！你哪裡逃走？」惡賊翻身進屋，姑娘由板牀底下取跨虎籃，賊人一個箭步縱至板牀，踹開窗戶，縱到當院。劉雲此時已到院中，手中拿定十三節亮銀鞭，照定賊人便點，惡賊伸手亮戥克皮，接架相還，姑娘也由窗戶出來亮跨虎籃，姐弟二人圍住賊人。婆子喊道：「車夫快掌燈籠，院中有賊！」車把勢在廂房門外打著燈籠，婆子媽媽在北上房門外打著燈籠。惡道在東房上一看，徒弟就要吃虧，心中暗道：「我亮劍先殺了小冤家，然後再打發丫頭走。」惡道心中思索著，抽出寶劍。劉雲一看東廂房又有一個老道，恐怕姐姐吃虧，急奔惡道而來，老道縱到院子當中，與劉雲動手。婆子媽媽說道：「快喊店家吧，這不是賊人偷盜，其中必有緣故。」車把勢大聲喊道：「了不的啦！院裡有了賊啦！」天方二更多天，店裡伙計還有沒完事睡覺的呢，一聽東跨院喊有賊的聲音，遂各抄傢伙，一齊奔東跨院而來。內中就有方才伺候劉雲與老道師徒的那個伙計，他一進東跨院，就見老道與劉雲殺在一處，姑娘與一個年輕的殺在一處。列位，店中這幾個人如何上的了前呢？跑堂的出來就喊：「了不的啦！東跨院有了賊啦！」跑堂的這一喊，老道心中一發慌，遂向西南敗走。劉公子年輕，沒經過大敵，惡道一個敗勢，將雙劍交於左手，劉公子十三節亮銀鞭一點老道，老道右手拉劍，反背奔劉雲打去，直奔劉雲面門而來，劉雲一閃身，飛劍正中左胳膊之上，飛劍入骨，鮮血淋漓。惡道雙劍又分為左右，照定劉雲便劈，劉雲用十三節亮銀鞭接架相還。劉雲一看自己胳膊鮮血如注，不由的心中發慌，叫道：「姐姐多小心！兄弟受了劍傷啦！」鳳蘭姑娘動著手叫道：「兄弟！你叫千里追風小俠客，你趕緊逃命去吧，姐姐速求一死。」劉雲動著手說道：「要死姐弟死在一處，我豈能單自逃走？」惡道叫道：「張德壽！你將丫頭擋住，我結果小冤家的性命。將丫頭捉住，任你姦淫。」

姑娘聞聽，又叫道：「劉雲你逃走吧！姐姐速求一死，決不能給咱劉家丟了人。你逃到古城村，對勝三大爺哭訴情由，叫勝三大爺與姐姐報仇雪恨。」劉雲哪裡肯捨了姐姐逃走？姑娘一看，劉雲決不忍扔下自己逃命，姑娘虛點一招，縱在圈子外，一橫跨虎籃，對著粉頸就要自刎一死。此時就聽東廂房上有人大聲喊道：「小姐不要自盡！賊人休要逞強！飛天玉虎蔣伯芳來也！」

張德壽聞聽，嚇的尿流滿褲，惡道念了一聲無量佛。蔣五爺說道：「劉公子，你姐弟先拿那年輕的賊人，我拿住老道，然後再拿年輕的賊人。」

蔣五爺是怎麼個來由呢？皆因為蔣五爺頭次出世，就遇勝三爺告疾還家，英雄一掃興，自己仍然回歸松竹觀。見了艾道爺，艾道爺一見蔣伯芳回來，問道：「伯芳何以回廟？」蔣伯芳就將勝三爺告疾回家不出世之事，對艾道爺說了一遍。艾道爺說道：「你勝三哥他是行俠作義之人，不能在家久享清福，日後必然出世。你既回廟，我就仍然傳授你工夫吧。南七省行俠作義，非會水不可，你師兄弟們俱都會水，惟你水性毫無，這回你就練水性吧。」蔣伯芳說道：「師傅，弟子見水眼暈，不願學水，我打算跟你學鏢。」艾道爺說道：「學鏢也不錯，我就傳授你鏢法吧。」蔣伯芳說道：「我要學鏢，必須分量加重些。」艾道爺說道：「分量加重，也不能壓過你師兄勝英去。你也學一斤重的鏢足矣。」蔣伯芳說道：「我學一斤重的鏢，打造六隻如何？」艾道爺說道：「那有何不可？」於是打造了准斤十六兩的金鏢六隻，晝夜與艾道爺學鏢。光陰荏苒，轉瞬二年有餘，這日道爺叫道：「伯芳！你又要大開殺戒。你前次出世，赤線一道穿眉，今者雙眉俱有赤線。你拿鏡子照一照。」蔣伯芳用鏡一照，果然赤線穿雙眉。艾道爺說道：「你仍然還奔十三省總鏢局，你勝三哥不在鏢局，自有你道兄與和尚，也能切磋。」蔣伯芳不敢違背師命，朝罷了神像，帶兵刃暗器，二次下山，將昔日的衣服帶了兩身，包了一個小包裹，仍然身著青布褲褂。自萬嶺山松竹觀起身，仍然先到杭州盟兄的緞店裡，正趕上董士興在櫃上辦事，弟兄二人相見，悲喜交加。哥倆喝茶說話，蔣五爺說道：「前次小弟不辭而別，實因江蘇有緊要之事。這三年之久，但不知我那嫂嫂性格如何？」董世興答說：「自賢弟你走後，你嫂嫂與愚兄相親相愛，如賓如友，穩重端莊，現在並生了一男。我常私心竊幸，多虧賢弟你將我內人感化。」說著話，非叫蔣五爺到家不可，蔣五爺情不可卻，偕同董世興回家。一見盟嫂面有愧色，彷彿有對不過盟弟之意，敬五爺不亞如同胞。蔣五爺這日在緞店中間坐，聽伙友們說：「現在貨要是夠賣的，就先別去辦貨，現在所有南七省著名的鏢頭，俱都去直隸莫州古城村勝宅去行人情。」蔣五爺問道：「是否南七北六十三省總鏢頭勝英勝三爺家嗎？」伙計說道：「正是此人。」蔣五爺聽在耳中，遂對董世興道：「現在直隸莫州古城村勝宅辦喜事，那不是別人，是我師兄勝英勝子川。小弟意欲夠奔古城村去。」董士興見不能阻攔，遂與五爺錢行，灑淚而別。蔣五爺曉行夜宿，非止一日，走到平安鎮，掌燈之時，一打聽本地之人，此距古城村尚有四十餘里。五爺雖然腳程快，然而未上勝宅來過，夜間怎麼問路？一想不如住在平安鎮，明日一早趕路。蔣五爺思索至此，一看路北有一座高升店，蔣五爺站在門前，方要住店，正趕上店裡伙計出來，這個伙計是狗眼看人低，見蔣五爺莊稼人的打扮，不向裡讓。蔣五爺一怒，又向南走去。行約五六百步，又見一座大店，名為吉慶店。伙計出來讓道：「客官該住店啦，再向前走就沒有店啦，一過站可就是古城村了。」五爺聞聽這位跑堂和氣之甚，遂問道：「伙計，有單間嗎？」跑堂說道：「有單間。」蔣五爺隨同伙計進店，住了北邊上的一間單間，打了淨面水沏上茶，伙計問道：「客官你喝什麼酒？」蔣五爺說道：「我不會喝酒。」伙計一聽不會喝酒，面上也有不悅之色。蔣五爺是賭著氣過來的，一看跑堂的這宗神氣，蔣五爺心中明白，不喝酒少得酒錢，蔣五爺遂說道：「我不會喝酒，我吃的多，一樣多給酒錢。你給我配八個菜，我給你兩兩酒錢。」伙計聞聽，說了幾句客氣話，歡歡喜喜，給蔣五爺配上菜來，端上飯食，蔣五爺吃喝已畢，安歇休息。蔣五爺睡的正熟之際，就聽有人喊嚷之聲。伙計說道：「眾位要是拿錯了東西，我們可不管。鬧賊是高升店，與咱們這兒沒有關係。」蔣五爺一聽，心中暗道：「我方才由高升店門前經過。跑堂的都不理我，此時他那店裡鬧賊，我就應當不管。唉，狗眼看人低。萬一要是行鏢之人住在店中，遇上仇人，也未可知。」思索至此，提起亮銀盤龍棍，帶好小包裹，由腰間摸出一塊銀子放桌上，將門倒扣，躡房越脊，來到前面高升店。爬在房上一看，見一老道與一年輕的殺在一處，一個年輕的與姑娘動手，蔣五爺不明其中之故。又仔細一看，老道背後七棵寶劍，心中暗道：「莫不是老道七星真人？」正在思索之際，就聽姑娘叫道：「兄弟你走吧！你到莫州古城村與勝三大爺哭訴情由，叫勝三大爺與你我姐弟報仇雪恨。」五爺聽到這裡，一聲吶喊：「姑娘不要行拙志，飛天玉虎蔣伯芳來也！」

劉雲姐弟知道有一位蔣伯芳蔣五爺，蔣伯芳可不知道那劉雲與鳳蘭姑娘。皆因為連雲山之事以後，劉雲搬靈回家安置完畢，回歸鏢局子，常常與黃三太提念，幾時得便看看勝三爺，黃三太說道：「你想念勝三爺，我要告訴你一個人，你更得羨慕。」劉雲問道：「什麼人呢？」黃三太說道：「有一位蔣五叔，在碧霞山單棍掃群賊，名震南七省，是當時的人物。」劉雲聽在耳中，回家的時候常與姐姐提念此人，今日蔣五爺在房上一報姓名，劉雲心中猶如吃一涼藥一般。蔣五爺由房上跳下來，叫道：「劉公子！你去

拿年輕之賊。」劉雲說道：「蔣五叔，你不認識我，勝三爺是我伯父。」鳳蘭姑娘一聽蔣五爺之名，也精神百倍，於是姐弟雙戰張德壽，飛天玉虎蔣伯芳獨戰惡道。蔣五爺一橫盤龍棍，說道：「惡道，我有心罵你，我怕挑刺礙著好肉。出家人有殺、盜、淫、妄、酒五戒，慈悲為本，不許殺害生靈。你這惡道是久慣殺人放火，竊取偷盜，你是無所不為，姦淫婦女，發賣薰香蒙汗藥，天生反覆無常，好酒貪杯，你五戒俱犯，今天你還逃得了嗎？」蔣五爺遂使八八六十四棍，大戰惡道七星真人。劉雲兄弟兩個打一個，自有工夫向蔣爺這邊看，就見蔣五爺白素素一張臉面，手中亮銀盤龍棍鴨卵粗細。這一次蔣五爺的工夫，可比前幾年高的多啦。惡道兩口寶劍上下翻飛，六十四棍未戰下惡道，蔣五爺一抖手，盤龍棍出去一丈多高，虎體彪軀一縱，盤龍棍改為行者棒，銀蛇亂躡，玉蟒翻身，將棍真使活啦，蛟龍出水，擺尾搖頭，上下左右中，一條棍纏住惡道。鳳蘭、劉雲一看，蔣五爺真是棍法絕倫，名不虛傳，行者棒使到四十餘棍，惡道的雙劍點蔣五爺面門，蔣五爺的棍向外一推，向右一繃嘍，惡道右手寶劍抽的快，左手稍慢一點，「噹啷」一聲，寶劍出手，五爺向前一跟步，裏手一棍，就聽「噹啷啷」一聲響，老道赤金別簪打飛，頭髮蓬鬆。老道遂念了一聲：「無量佛！我的佛！」縱身形上東房，在房簷上站著，並不逃走。惡道心中的意思，是站在房簷上等著蔣五爺，他以為蔣五爺必得隨後追他，容蔣五爺縱起身來，懸在半空之際，他好用劍劈蔣五爺，結果了五爺性命，再下來幫助徒弟動手。惡道在東房簷上，背朝外扭著臉，揚著右手的劍，五爺一看，老道不走，心中暗說：「這個雜毛會使飛劍，他是要用飛劍劈我。」五爺遂假作欲向上縱身的架勢，暗暗取出一隻金鏢來，一仰手，嗖的一聲，奔老道臀部打去，打的不偏不斜，正打著老道。老道右手的寶劍撒手，左手起鏢，腳底下一用力，「嘩啦」一聲，將房簷上的瓦踩下五六塊來。

惡道起下鏢，扔於就地，翻身便跑，五爺下腰拾鏢，叫道：「惡道！今天遇在五爺的手下，想要逃走，勢比登天還難！」縱身軀上房，跟蹤奔東北而追，追下去五六道院子，俱都是店房，惡道越過一道大牆去，五爺縱到大牆之上，向上一看，長歎一聲，說道：「便宜了惡道了。」原來這段大牆後是一片葦塘，有五里地長圓，老道鑽入葦塘中去了。五爺心中暗道：「這一大片葦塘，我若到葦塘中去尋找他，實非易事。再說店中劉公子現在受了劍傷，姑娘是女流之輩，焉能濟事？」五爺思索至此，遂翻身回來，躡房越脊，夠奔高升店而來，比及來到店中一看，張得壽已經逃走，姑娘已經進了上房，劉雲胳膊上鮮血直滴，站在上房門口眺望。五爺由東房上跳下來，將棍立在東房簷下，由背後解下小包裹，取出大衣服來，披在身上。劉公子趕奔近前，雙膝跪倒，叫道：「五叔請上，受小姪一拜！若非五叔到來，我姐弟必遭惡道師徒之毒手。」蔣五爺遂伸手相攬，說道：「劉公子請起，五湖四海皆為弟兄。」劉雲叫道：「五叔您雖不識小姪，小姪久慕您的大名。小姪男與你一提，你就知道，我與黃三太弟兄七人締盟，就屬我歲數小。」五爺聞聽道：「如此說來，俱都是一家人了。此處夜風甚大，公子你的傷勢甚重，趕緊進屋，調治劍傷去吧。」此時趕車的把勢，與劉雲等陪著蔣五爺進了東暗間，店裡掌櫃的過來慰問，劉雲說道，我們是保鏢的，方才那老道師徒是江洋大盜，就是我們死於非命，也不干你店主事。掌櫃的，你給我幾尺白布、半刀棉紙來，以便治傷。」掌櫃的轉身驅出了上房，給找來白布棉紙，五爺由小包裹之中，取出止痛散敷在傷痕之上，用棉紙纏好，然後纏上白布。劉公子又將姐姐由西暗間叫出來，說道：「姐姐，這不是外人，這是勝三大爺師兄弟蔣五爺，請你過來謝一謝五叔救命之恩。」姑娘此時已穿好長大衣服，由西暗間同著婆子來到東暗間，姑娘叫道：「蔣五叔，你救我姐弟不死，不亞如重生父母，五叔請上，受難女一拜。」姑娘穩穩的磕一個頭。蔣五爺不敢伸手相攬，急忙向旁邊一閃，控背躬身，以禮相還，說道：「請歸西屋休息去吧，我與令弟談話。」劉姑娘站起身形，一看五爺實有子都之容；五爺一看姑娘，一身藍布衣服，樸素之中帶著十分的穩重端莊。蔣五爺在剎那間，不過無意識的看姑娘，可並不是輕薄的舉動，要是那麼一輕薄，可就丟了行俠作義的身份了；姑娘一看蔣五爺也是如此。姑娘轉身形出了西屋，劉雲叫道：「五叔，天也不早啦，咱們也該安歇了，明晨早起咱們好趕路。」爺兒倆正在說話之際，掌櫃的與伙計進了上房，手托一物，掌櫃的叫道：「達官爺，這是老道的楊木道冠赤金簪子，請達官爺收起來吧。」公子叫道：「五叔，你帶起來吧。」蔣五爺說道：「我豈能要此物？劉公子你收起來吧。」劉雲說道：「我姐弟性命，都是你老人家所救，豈有得其再生，怎肯思其財呢？」五爺一看，劉雲說話很老誠，五爺遂說道：「將此物贈於店家吧，掌櫃的受了許多的驚駭，伙計一半，櫃上一半，均而分之。」掌櫃的與伙計謝了五爺與劉雲，又給沏上一壺好茶來。爺兒倆這一說話，天光已經發曉了，劉雲算了店飯錢，交與伙計，另外又多給了一兩銀子的酒錢，五爺叫店伙計到吉慶店告訴店裡掌櫃的，昨天住的姓蔣那位客官，連房錢帶飯錢，共合給留下二兩銀子，餘下的算酒錢，一清二白。車把勢套好了車，姑娘上車，劉雲叫道：「五叔！金傷藥雖好，究竟怕馬顛顛，我跨車轅，你騎我的馬。」

五爺聞聽笑說道：「劉公子，我從南省直走至此，一步幾腳力也未僱，剩下四五十里地了，我實不慣騎馬，你跨車轅，將馬拴在車後面，這四十多里地我保護車輛。別說是由此去古城村四十里之遙，就是走遍南七北六十三省，也沒有敢正眼看咱們爺們的。」列位，話雖不假，但是顯著五爺驕傲一點。姑娘在車裡說道：「五叔若要步行，可將包裹放在車中。」五爺由打江下縣萬笏山松竹觀起身，俱都是自己扛著棍與包裹，難道說四十里地就不能自己扛著嗎？因為難卻兄弟的美意，五爺遂將棍與小包裹交與劉雲，劉雲一接棍，未留神，將棍掉落塵埃，劉雲心中暗道：「好重的棍，看五叔年紀不大，臂力過人。」棍要是輕了，豈能掃十三省的群賊呢？叫車把勢幫劉雲，才將棍放於車上。姑娘在車裡一摸一掂這條棍，也不由的暗中贊成五爺的臂力。車一出店門，店主對五爺千恩萬謝。列位，因為什麼店裡掌櫃的這樣的謝五爺呢？就皆因店中鬧了這麼大的事情，對於店家毫無牽連，並且還將赤金簪子送與了店家。且說蔣五爺等由平安鎮一起身，四十里地一搖鞭就到，天將到了吃早飯的時候，進了古城村西村口。車夫打探勝宅，真是三尺蒙童，沒有不知道的，指明了道路，把勢把車趕到勝宅大門以外槐樹之下，上前叫道：「門上有人嗎？」老人家由打外面出來，車夫說道：「勞你駕，你給回票一聲，就提蔣五爺來啦。」家人一看，車中有女眷，一位少年週身血跡，急速跑進去回票。

勝爺急派女眷接待女眷，勝爺欲要親自迎接蔣五爺，道爺攔阻勝爺，怕勝爺傷痕有礙，於是大伙出來迎接蔣五爺與劉雲。黃三太、楊香五攬扶著劉雲拜見了勝爺，勝爺一問劉公子因何受傷，劉雲哭訴高升店之事。勝爺安慰劉雲說道：「我已不能出世了，我必奉煩這一干老少賓朋，遇機捉拿老道，與公子報仇。」

賈七爺在一旁答言：「勝三哥，你先別議論給劉公子報仇，老道千山萬水來到此地，他絕不是專為劉公子，他一定知道您辦喜事，屆期必來攪鬧。」大眾有說他不敢來的，有說他必來的，有說叫他回不去南的，有說到喜事正日子要多加點小心就是啦。

不表大眾紛紛議論，勝爺說道：「劉公子，你要是早來兩天，我還臥牀不起呢。咱倆人是同病相憐，你受的是飛劍之傷，我受的是毒藥袖箭，若非諸葛道爺前來搭救，老夫早作泉下人矣。」說著話，大伙不禁的歎息。黃三太叫道：「劉賢弟！這一干人們，你還多有不識的，我給你介紹介紹。於是與黃三太同輩的俱以弟兄論，比黃三太長一輩的以叔伯論，介紹已畢，擺上酒席，眾小弟兒們陪劉雲與蔣五爺入座用飯。勝爺的宅院是三層，前後中，中院天棚底下就作為喜事的席棚，因為人位來的甚多，大廳裡面不能容納。百里不同風，直隸莫州娶媳婦的風俗，向來是用官轎彩轎兩乘，新郎乘坐官轎，喜期前一日，新郎先乘轎拜岳家之門，岳家必請幾位能談能論的人，陪著新郎喝酒，以灌醉新郎為目的，調醉新郎酒。第二天男家娶新婦之時，新郎雙插金花獅子佩紅，乘坐官轎在前，新婦乘彩轎於後，沿路之上，無所避忌，雖有州縣官之轎於前，概不避路，謂之小登科也。娶至家門，下轎之時，新婦踏馬鞍乘板石等，進大門，地鋪新紅氈，足不沾地。比及新婦至新室，拜畢天地之後，然後又拜祖先及公婆等，拜天地時新婦以紅綢罩頂，拜罷天地，新郎以秤桿挑紅綢。晚間新婦一桌酒席，有四位姑娘陪伴，金鳳、銀鳳、袁紅玉、劉鳳蘭等，新婦上座。正日子這天，勝爺預備了二百桌酒席，因為請帖是二百份。勝爺的人緣好，十里八里，沒有接著帖的前來行人情的，不下五六百家，蕭銀龍一看預備的酒席要不夠用的，於是派車到莫州趕辦酒席，購買雞鴨魚肉。蕭銀龍划策，所有鏢行之人，俱都後坐席，有席坐席，無席家常便飯。列位，大凡鄉莊之人，誰要上趕著誰隨一份禮，那個人情就大啦，這是表示勝爺的人緣。且說坐席之時，勝奎按桌謝客，凡老先輩俱都挨次序磕頭，鏢行之人，由劍客震三山那起首。蕭銀龍說道：「且慢。眾位，新郎哥我勝奎哥謝席，磕了一天頭啦，咱鏢行七十來位，比我奎哥年小的，只有三四位，要按位磕，勝奎哥成了磕頭蟲啦。我的主意，眾位叔叔大爺多原諒，

咱們來個總禮，四面為上，磕四個頭。大家叔叔大爺們算疼愛我的奎哥哥。」第一位老劍客答應說道：「倒也很好。」其餘蕭三俠、孟二俠大眾等，同聲贊成。金頭虎喊道：「你這是動了算盤啦，你預備的是在勝三大爺這裡就親娶媳婦，為的是到那時候，你也省著點，好來一個總禮兒。」

蕭銀龍聞聽笑道：「我媳婦是你什麼人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沒說你，你媳婦是我表妹，我說張茂龍呢。」大伙哄堂一笑，熱鬧非常。眾位齊聲說道：「今天咱們是喜酒，一醉方休，多喝勝三爺幾杯。」劍客、蔣五爺、胡景春、聾啞仙師、弼昆和尚，這幾位不喝酒。與大伙猜拳是茶當酒，真稱得起熱鬧非常，眾英雄齊聚一室，尤為難得。

常言說的好，發憤忘食，樂以忘憂，此時天已二更來天，老道師徒已來勝宅，七星真人趙昆福，用硫磺、發硝引火之物，撒在勝宅廚房紅棚十餘處之多。張德壽在內宅喜房前去採花，惡賊到了內宅，一看五間大房，結彩懸燈，屋中明燭輝煌，俱都是白蠟用銀珠染紅，白蠟沒有氣味，而且明亮，辦喜事最講究不過。五間大房後窗戶上頭是紗，底下是紙糊著，惡賊隱在後屋坡，隔著紗窗觀看新人，真而且真。新姑娘面南，二位小姐在東，二位小姐在西，陪伴新人。西面是金鳳、銀鳳姐妹二人。惡賊借燈光一看，銀鳳小姐淡妝，略擦了點脂粉，惡賊一看認識，心中暗道：「前三年我在蓮花湖後山看過此女，方要下腰抱他之時，被蕭銀龍給我攪散。」惡賊看罷銀鳳，又一看東面二位姑娘，也認識，一個是在高升店裡交過手的姑娘，心中暗道：「必是在高升店沒有姻緣之分。」再看張茂龍未婚妻袁紅玉，真是紅粉佳人，新婦真是萬鍾風流。惡賊看罷，不覺心動神移，準備今夜用薰香，姦淫殺戮，要將勝宅鬧得天翻地覆。賊人心中又暗說道：「今夜我如果能夜占五美，這一世的豔福足矣。這四個丫頭好比狼姐已、笑褒姒、醉貴妃、病西施，居中坐著的好比漢昭君。我張德壽命中犯桃花，紅鸞星照命，樂何如之！」惡賊正在思索，就聽西邊銀鳳叫道：

「新嫂嫂！你喝點喜酒，吃點東西。嫂嫂為何哭哭啼啼？為什麼不吃不喝？你看我奎哥哥長的夠多俊哪，雖然是一武生，恰如文雅秀士，嫂子跟新郎真如美玉砌成了的人兒，久後歡喜的時候多著呢。喝杯酒吧。」惡賊是下賤之輩，色中急鬼，心中說道：「姑娘也什麼都懂的。」心中思索著，不由的骨戰筋酥起來，腳尖一滑，幾乎打後坡掉下來，背後十字絆燈籠穗一掃紗窗的楞兒，「刷啦」一聲。這四位姑娘俱都是山中長大成人，金鳳、銀鳳姐妹是蓮花湖第一老寨主於豐恒的姑娘，在蓮花湖長大成人；張茂龍未過門之妻袁紅玉蕭玉台長大成人，三個哥哥袁龍、袁虎、袁豹，俱都是山大王；就是鳳蘭小姐總兵大人之女，王氏賢人所生，在連雲山拜義父於南俠王靈，八九年的工夫，也是山中長大。這四位姑娘都山里長大的，武術精奇。

銀鳳向外一看，紗窗外有一個人影兒，珍珠倒掛，明顯著背插單刀一口，銀鳳叫道：「大姐姐！咱們在東屋房裡，今晚聽他們小倆口夜間都說什麼話，姐姐你附耳過來。」金鳳探頭過去，銀鳳低聲說道：「姐姐你別露出神來，你看北面紗窗外有了賊啦。」金鳳假裝無意識地看了一眼，果然有人。銀鳳又叫道：「紅玉、鳳蘭姐姐，今天咱們姐兒四個聽房，你願意不願意？」

那姐兒齊聲說道：「妹妹說好便好。」銀鳳說道：「你要願意，你附耳過來，我告訴你一句話，咱們好要笑他們小倆口兒。」

紅玉、鳳蘭俱都湊到銀鳳身邊，銀鳳低聲叫道：「二位姐姐，你看紗窗外有人啦。決不是鬧新房的，要是小弟兒們鬧新房，不能背後插單刀，收拾那麼利便。」二位姑娘一看，果然有了賊人。姐兒四個都是看一眼，就回過頭去不看了。銀鳳叫道：「二位姐姐，你們看天不早啦，一會兒新郎要入洞房啦，咱們還在這屋不便，叫婆子將席撤到東暗間吧，咱們上東暗間去喝酒。」有本宅婆子丫環，有姑娘們帶來的婆子丫環，大眾手忙腳亂，將席撤去。銀鳳說道：「婆子丫環們，也不必在這兒伺候，你們該吃飯喝酒去啦。」婆子丫環等俱都歡歡喜喜，齊奔下房吃飯去了。此時東裡暗間只有一位新婦，東外間四位姑娘，張德壽一看，暗道：「這真是天假其便。」由房上繞到前坡下來，一掀斑竹簾，進了西屋，鑽在鋪底下去了。銀鳳姑娘將婆子丫環打發走了，姐兒們由外間進東暗間屋，早就留著神，一看賊人進了西屋，低聲叫道：「三位姐姐，賊人入了窠啦。」大伙聞聽俱都點點頭，銀鳳又叫道：「眾位姐姐，婆子丫環沒經過喜事，他們還沒與新郎新嫂鋪牀呢，我們幫忙，咱給鋪牀去。」語畢，由被架上取下一個包裹，其實這不是鋪蓋，乃是姐妹四位的兵刃暗器。姐兒四個換好了緊小的衣服，帶上兵刃暗器，準備與賊人交手，可惜新人是屠大爺的老姑娘，一招武術也不會。怎麼屠大爺的姑娘沒學武工呢？皆因為屠大爺的夫人年輕，屠大爺得老姑娘的時候，勝爺與屠大爺在鏢局喝酒，換了兩杯，勝爺道：「咱們改改門風，你別叫姑娘學武，久後我娶過兒掃之後，我如同親生自養的姑娘看待。」屠大爺說道：「正合我意。」故此姑娘並未學武。勝屠兩家自結親之後，沒有三年的工夫，屠大奶奶就去世了，姑娘那時只三歲，屠大爺只十三四歲（大爺名叫屠士遠）。鎮九江屠大爺辦完喪事之事，眾親友街坊鄰居跟屠大爺說道：「你家大業大，無人照管，少爺與姑娘都在幼小之時，你再續娶一位吧。」屠大爺說道：「眾位親友，我這大年歲，我續續的什麼弦呢？」親友們一商量，也不管屠大爺會拉三板一眼不會，就在背地裡續弦啦。續弦一個多月，屠大爺就帶著少爺上鏢局子去啦。康熙年間，後續的老伴多有不賢的。屠大爺這位老伴，很虐待姑娘。屠大爺常不在家，屠大爺有時回家的時候，暗中向姑娘問道：「你母親待你如何？」姑娘說道：

「比我親生的都強。」談笑書生屠士遠每逢回家，也暗問妹妹：「母親待你如何？」姑娘說道：「兄長，不用掛念我，母親待我好極啦。」因此姑娘受了十幾年的折磨，到了出閣的時候，哪會不想親娘。列位，每逢有親娘的姑娘出閣的時候，母親走出來走進去，捨不得姑娘走，多留不住，不用提那份難受啦。姑娘要什麼東西，也是與母親要，好說話；要是跟父親兄長要東西，就有好些個不能出口的。這位姑娘今天出了閣啦，坐在牀上想起親娘，故此不吃不喝，眼淚汪汪。銀鳳知道姑娘沒有親娘，因思想親娘心中難受，耍戲新人，為的是一笑解千愁，叫新人喝酒吃東西。誰知道後坡紗窗外來了一個賊人，萬惡的淫賊錯會了意啦，他以為四位姑娘是思春呢。他一個失神，幾乎掉下來，後窗戶一響，被銀鳳姑娘窺見，銀鳳用智打發開了婆子丫環。賊人一看婆子走啦，由後坡到前坡打房上下來，進西屋轉身奔西暗間牀底下去了。銀鳳姑娘叫道：「大姐姐你先出去，將西暗間前窗戶堵住，紅玉姐兒你繞西暗間後窗戶外隱住，就是鳳蘭姐學業高，你將外屋斑竹外隱住，我堵住西暗間門口外。」四位姑娘商量已畢，依計而行。銀鳳姑娘搬了一個圓凳，向西暗間簾外一放，向凳子上聽，臉朝裡，姑娘說道：「好熱天哪。」惡賊在牀下，心中說道：「你想喝水麼？」姑娘又道：「你熱不熱呀？」惡賊在屋中一聽，心中暗道：「他這是跟誰說話呢？」就聽姑娘又說道：「你在牀底下熱不熱呢？問你呢。」惡賊張德壽一聽，原來是跟我說上話啦。又聽姑娘說道：「臭賊告訴你，這兒你找不出便宜。你是孫子輩，你要在牀下隱著不出來，我用雞爪鏢向牀底下紮你。」張德壽一聽，我若不出去，這個姑娘要用雞爪鏢一亂紮，我豈不成了蝦醬啦？

賊人打牀底下出來一看，銀鳳姑娘堵著門口，懷抱雞爪鏢，賊人在屋中一打轉，要打後窗戶出走，銀鳳喊道：「賊人要打後窗戶走，姐姐多留神！」後窗戶有人答道：「我的柳葉刀等著他呢，他要出來我用刀連窗戶一塊紮。」銀鳳叫道：「姐姐留神前窗戶！」金鳳說：「知道！他打前窗戶走，我用雞爪鏢連窗戶一塊都捋下來。」銀鳳又叫道：「鳳蘭姐姐，你多留神哪！」鳳蘭說道：「不用妹子你多囑，跨虎籃堵著門呢。」銀鳳又叫道：「臭賊！押寶你都出不去，四面堵你這個臭賊。」列位，惡淫賊今夜間要姦淫五美，沒占上五美，倒被四美四面圍上，出不去屋啦。惡淫賊此時人地無牙爪，飛上天去無羽毛，萬般無法，賊人攪毆殼皮攔著姑娘腰就是一刀，姑娘雞爪雙鏢立著一迎，就聽噹啷一聲，賊人兵刃碰在雞爪鏢上，仍然不能出門。惡賊急中生巧，右手握刀，一回頭左手登鏢，這一刀直奔銀鳳小姐紮去，姑娘雞爪鏢往外一推，賊人乘勁左手就打一鏢，銀鳳一閃，這鏢擦著肩頭過去，稍微傷著一點肉皮，若不是銀鳳姑娘身法快，出其不意，這一鏢還真躲不過去。銀鳳在蓮花湖生長，自幼學藝，雖然說不上能徵慣戰，也可稱經的多見的廣，於豐恒年老惜子女，將平生的絕藝，俱都授與二位姑娘，所以二姑娘學的武藝高強，手明眼快。銀鳳躲過去這只鏢，向裡間屋一看，新嫂子中了鏢啦，銀鳳心中不由的一亂，遂大聲喊道：「新嫂子受了傷啦！」賊人張德壽又一刀奔姑娘刺去，緊跟著向外就縱，銀鳳一閃身形，賊人縱到外間屋。銀鳳喊叫：「姐姐們留神，賊人要出去！」張德壽此時緊行幾步，夠奔外屋門口，伸手一捋斑竹簾，向當院一拋，鳳蘭用跨虎籃一捋，捋住斑竹簾子，賊人抽空出了外間屋，抹頭向西，鳳蘭由後面便刺。列位，賊人這口戰殼皮，頭是圓的，沒尖沒背，今天可就占了便宜啦，雞爪鏢、跨虎籃捋不住他的兵刃。袁紅玉也由後窗戶繞到前院，四位姑娘圍戰惡賊張德壽。銀鳳喊道：「不好啦！有人快給前院送信，有賊人現在攪鬧洞房，將新人傷啦，傷痕還是很重。」內中有大腳的婆子往前院便跑，跑到中院，大伙正在紅棚裡推杯換盞，熱鬧非常。婆子叫道：「老當家的，了不的啦！後面

鬧了賊啦。新姑娘受傷甚重，不知死活，四位姑娘與賊人動手呢。」眾英雄一聽，一陣哄堂大亂，各找自己的兵刃。蕭銀龍喊道：「眾位！咱們自己可別亂，倘若咱們自己一亂，今天勝宅這個吵子可就大啦。眾位老前輩尊長們，可不是我自逞其能，敢調遣老前輩，賈七叔、夏侯老伯父，趕緊一位奔宅院東，一位奔宅院西；歐陽叔父二位，一位在宅院前，一位在宅院後，閃出十丈廿丈去；餘下的眾鏢頭，各去東牆外、西牆外、前大門四外埋伏，將勝宅團團圍住。」蕭銀龍分派完畢。大伙剛走了兩撥，此時有按計劃向外走的，還有沒武學膽小破門而逃的。又聽得勝宅西跨院吶喊聲音，煙火交加。在勝爺辦喜事前幾天，天氣非常之燥，曬的天棚桿子非常的乾燥，火一著起來，燒的天棚桿子嘎叭嘎叭的亂響。勝三爺一看，不由的混身立抖。蕭銀龍叫道：「勝三伯父！你不用著急，這不是天火，你聞聞硫磺燄硝的氣味太大啦。勝奎哥哥，快去帶領人去救火。」勝奎摘去雙插花，帶領眾人前去救火。勝奎方到西跨院，後宅喜棚也著起來了，比西跨院的火還大，火光冲天。

神刀將李四爺也帶領眾人頭去救火，俱都是會武術之人，一看天棚著啦，順著桿子爬上去，將天棚用刀都剝啦，真是奮不顧身，拼命撲火。當下內宅四位姑娘圍著賊人動手，銀鳳心中非常著急，為什麼打發婆子送信去，七十多位，怎麼一位也不到呢？銀鳳姑娘一看，前後院忽然烈火騰空，心中暗道：「無怪乎都沒到後宅呢，怎麼火光起來啦？」此時姑娘與賊人動著手，賊人此時閃展騰挪，上下翻飛，一見火光冲天，賊人倒助起膽量來了，動著手又登出一隻鏢來，照定鳳蘭打去，鳳蘭一閃身軀，躲開一個空子，賊人縱出圈子外，上房逃走。紅玉要追，銀鳳說道：「別追，先看看新嫂子吧。」

不言姑娘們與新人治傷，且說惡賊跑到前院，只見前院燈光俱滅，東院喜棚只著了兩層席，眾人救火救的得法。惡賊見東坡黑暗，遂直奔東群牆而去，胳膊一跨大牆，飄身下去，縱到牆外，腳尖一點地，將要站穩，東牆根下趴伏著的人，站起身形，打火折子一照喊道：「賊人！你哪裡逃走！認得談笑書生屠士遠嗎？」握刀就剝。賊人並不答話，亮兵刃接架相還，二人戰到十幾個回合，屠大少爺刀法精奇，賊人虛點一刀，奔南便跑。迎面一人抖十三節亮銀鞭，大聲喊道：「淫賊哪裡逃走！認得你家劉少爺嗎？」張德壽不敢貪戰，抹頭又往北而跑。

北面上一人喊叫：「唔呀，混賬王八羔子，歐陽德在此！」賊人不敢遞手，轉身又向東跑，離樹林子切近，就見有一人在樹林前迎面而站，一手打火折叫道：「惡賊張德壽，你可認識賽北觀音蕭銀龍！」語畢，熄滅了火折，取出判官雙筆，與賊人交手。銀龍喊道：「劉賢弟！屠大少爺！歐陽兄長！你們千萬繞過樹林，圍住東北南三面。」賊人聞聽，咬牙憤恨：「這個短命鬼真厲害，他畫出圈來，非往勝宅那方面擠我不可，我偏進樹林子。」二人動著手，賊人虛砍一刀，仍然奔樹林子逃走，賊人進了樹林子，蕭銀龍喊道：「眾位仁兄賢弟！」咱們將他四面圍住，千萬別進樹林子。他要打樹林子裡出來，咱們看見他，他就走不了。」銀龍正在指揮眾人之際，就聽樹林子裡「噯呀！當！」的一聲，將刀拋於就地。要知張德壽生死如何？且看下回分解。